

记忆中的 淞沪抗战

【上卷】
一三·八淞沪抗战

邓一帆 | 主编

淞沪

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丛书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丛书

记忆中的 淞沪抗战

【上卷】
一·二八淞沪抗战

邓一帆——主编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 任：燕 爽

副主任：徐建刚 邢建榕 褚晓波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为松	邢建榕	朱敏彦	朱鸿召
余子道	张 云	吴瑞虎	洪小夏
徐有威	徐建刚	唐培吉	梅雪林
褚晓波	燕 爽		

“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丛书编辑部

主 编：余子道

副主编：张 云 梅雪林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健	王倍倍	邓一帆	李 莺
苏智良	余子道	张 树	张智慧
张 云	吴海勇	金光耀	杨凯茹
洪小夏	徐有威	唐 磊	梅雪林
韩洪泉	廖大伟	魏延秋	

“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系列丛书总序

徐 麟

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且取得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在这场历经十四年之久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各族各界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抗日战争“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和取得胜利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全民族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

上海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这座具有反帝反封建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这座国际性的大都市，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通商贸易的主要港口，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和政治、外交副中心。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港和守卫长江的大门，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因而始终成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觊觎的一个战略要地。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进而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发动了对淞沪地区的武装侵略，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和前来增援的第五军与上海人民一起奋起抵抗，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一击，成为中国局部抗战历史进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一役。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的抗日武装斗争和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在世界上率先举起了反法

西斯的旗帜,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7年七七事变后仅一个月余,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又把侵略魔爪伸向上海,遭到中国爱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一场气壮山河、震惊中外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揭开了中国全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东方战场正式形成。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历时一百多天的日日夜夜,中国军队和上海人民以其鲜血和生命,筑成了一座民族自卫的血肉长城,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共御外敌的壮丽史诗。上海沦陷后,上海民众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声援、支持下,面对极其艰辛险恶的环境,仍然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定不移地继续投身于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对日伪的法西斯统治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发动民众,团结上海各界人士,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持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抗战大后方的斗争,冒着腥风血雨,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两次淞沪抗战及上海民众在十四年中不间断的抗日救亡运动,构成了一幅幅上海抗战英勇悲壮的画卷,也铸就了上海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上海不仅是中国对日作战的一个坚强的军事战略重镇,也是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前期中心和中国抗战文化的发源地;不仅是支援抗战大后方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基地,也是世界反战反法西斯人士和中外难民的庇护所,是世界反法西斯舆论战、情报战的东方主要阵地,又是中国联系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纽带和桥梁。更为重要的是,上海抗日战争凸显了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全面地、全方位地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折射了中华民族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上海抗日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上树立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和支持下,上海学术界和理论界经过多年的努力,联合推出了“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系列丛书。这套系列丛书分为三个子系列,一是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内中包括上海抗战史通论、一·二八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上海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与抗日根据地、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上海抗

战与国际援助等；二是淞沪抗战史料丛书，选辑和汇集民国时期有关上海抗战的具有代表性的通讯、纪实、回忆录及报告文学等鲜为人知的孤本、藏本影印重版；三是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丛书，其中包括资料性著作：如记忆中的淞沪抗战、淞沪抗战中文报刊资料选编、淞沪抗战档案史料选编、上海抗战历史文献选编等；专题性著作：如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战、当代学者论淞沪抗战、国外学者论淞沪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画史、八一三淞沪抗战画史等；工具性著作：如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事年表、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事件人物录等；通论性著作：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完成一部通论性著作，即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史。这三个子系列丛书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在结集出版后，更能起到互相参照、取长补短的作用。可以说，这套系列丛书是上海学术界和理论界研究上海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项重大的学术成果，是对上海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总结和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向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系列丛书的出版发行，更是为了向社会提供一部能够弘扬时代正能量、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教材。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为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017年3月

编辑说明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一·二八淞沪抗战是局部抗战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一役，八一三抗战是全国全面抗战的序幕，为捍卫国家独立和夺取民族解放，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足以彪炳史册的贡献。秉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精神，我们选辑了《记忆中的淞沪抗战》这部回忆文集。以下是关于本书编辑事务的几点说明。

一、本文集收录的文章，大都系当年参加过淞沪抗战的部队官兵、地方军政人员、民众各界人士的回忆记录、口述实录和传记史料，酌收一部分采访笔录和根据文字资料编写的文稿。

二、本文集分为三卷，上卷辑录记叙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文稿，中卷和下卷辑录记叙八一三抗战的文稿。文集以两次淞沪抗战的战役为记述之重心，其他史实为辅。这些作品面世的时限，上起1932年，下迄2015年，其中有少量作品当时系军政机关的内部资料，未经公开披露。

三、全集收录的作品，综述性文稿排列在前，个案性文稿排列于后，后者按不同主题分类编列，一般以所述史实发生时间顺序予以排列。

四、收入本书的作品，一般按原稿或已发表的文章全文照录，个别作品编者有所删节，在文中以（上略）、（中略）、（下略）加以注明。各篇作品的出处，均在文末注明。书中所有注释，凡未注明“本书编者注”的，均系原文所作注释。

五、原文中遇有明显的错别字、脱漏、衍文时，分别以正字置于〔〕内，脱漏字补于□内，衍文以〈〉括出；字迹不清者以□标明。个别文稿原文未置标点符号，或标点符号混乱无序者，编者按原文行文情形加注标点符号。

六、收入本书的作品，大都为作者对于淞沪抗战的亲历、亲见、亲闻的忆述和记叙，由于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有所不同，个人的经历和认知有其局限性，对史实和

人物的是非功过的论析也有不同的见解,反映在文稿中的对历史问题的论析和见解问题,以及对史实记忆上的差错出入,在所难免。对此,本书编者本着“多闻阙疑”和“多说并存”的态度,未作改动和处理,敬请各位读者谅解。

编者

2017年6月

目 录

Contents

《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条列丛书总序 1

编辑说明 1

一 战役综述

回忆一·二八淞沪抗战	陈铭枢	3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蒋光鼐 蔡廷锴 戴 戟	13
第五军参加淞沪抗日战役的经过	张治中	24
一·二八淞沪战役作战经过回忆	俞济时	35
一·二八率部抗日	蔡廷锴	52
淞沪血战回忆录	翁照垣述 罗吟圃记	74
我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回忆	宋希濂	138
忆一·二八淞沪抗战	戴 戟	149
我的父亲蒋光鼐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蒋庆渝	158
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回忆	梁 岱	197
回忆十九路军与淞沪抗战	朱伯康	205
十九路军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朱伯康	219
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回忆	张 襄	224
京沪卫戍公署见闻	邓世汉	249
一·二八抗日战争的回忆	丘东平	257
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的外交活动——蒋作宾日记 摘抄	蒋作宾	268

二 作战历程

马玉山路事件始末	李道发	283
八字桥战斗亲历记	陈燕茂	285
我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回忆	陈策汉	287
回忆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	马行健	289
守备吴淞见闻	马行健	293
教导总队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	张文心	297
第四十七师参加一·二八上海抗日的经过	赵子立	302
淞沪抗战中的三十三个日日夜夜	黄振亚	307
龙华庙行镇抗战见闻	张汉钊	317
回忆一·二八抗战	陆 诒	321
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回忆	顾高地	327
一·二八抗战时十九路军的军械供应	王大文	341
淞沪前线采访追忆	万国安	344
闸北御敌	梁 岱	353
防守太仓简记	余立奎	359
工兵营参战片断	肖兆庚	362
淞沪抗战中的税警团	莫 雄	364
一·二八抗战敌我空军战争纪略	莫 雄	369
一·二八停战后的上海保安部队	龙 骧	374

三 抗战人物

忆蔡廷锴将军	陆 诒	381
淞沪抗战中的宋希濂将军	梁志安	386
淞沪抗战中的蒋光鼐将军	蒋庆瑜	397
我脑海中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蒋建国	409
爱国实业家项松茂遇难经过	项泽楠 谈玉林	415
美国飞行员萧特殉难之后	邹志一	418

四 民众抗战

上海市民义勇军参战记	王屏南	425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上海市民义勇军	方知达	433
一·二八上海邮工支援十九路军抗日	朱学范	442
回忆复旦大学学生义勇军	曾宪猷	446
组织复旦大学学生义勇军和出任十九路军技术组长	林继庸	451
怀念复旦义勇军	林继庸	454
一·二八抗战中的上海邮工童子军	徐耀彭	457
商会童子军团的战地服务	沈寿山 程钦梁	459
胡厥文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	陆象贤 卢 鸣	463
宋庆龄支援一·二八抗战的一些情况	黎照寰	467
回顾一·二八抗日戏剧宣传	赵铭彝	469
自制水雷奇袭日军旗舰“出云”号	胡叔常	472
一·二八抗战中的地方维持会与史量才	马荫良	473
参加一·二八抗日救国工作回忆	罗次启	485
海外华侨支援淞沪抗战	沈立新	491
朝鲜志士行刺日本侵略者白川等的义举	李华林	495



一 战役综述



回忆一·二八淞沪抗战

陈铭枢^①

一 淞沪抗战的政治背景

十九路军驻防上海时,总指挥蒋光鼐虽然淡泊夷逸,对政治不热心,[唯]对抗日救亡则无比积极;蔡廷锴富于民族感情,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马占山在黑龙江奋起抗战,博得社会舆论一致的赞誉,全军将士闻讯都跃跃欲试。蔡廷锴决心选拔一旅人,改为佩戴义勇军符号,北上赴援。这事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到上海,在我寓所与蒋、蔡两人一起回述往事,蔡廷锴说:“我军虽然在国内打败过一些精锐队伍,但还不曾和外国敌军作过一次战,现在想起来都是罪过。我们过去苦是白受了,精力是白费了。”在言谈话语之间,我们都流露出对过去的极大不满。当时,我们三人经过协议,决定调一部分队伍北上,同义勇军并肩作战,并准备于出发之际,发出抗日通电,电稿我要王礼锡草拟。当组织义勇军正在进行之际,上海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夕。1月中旬,十九路军同仇敌忾,坚定军人守土有责的决心,积极备战。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联名来电报告,将在上海召开军事秘密会议,以确定军事行动。我即派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樊宗迟持我的三项指示前去参加。其中主要的一项,即“如日军向我防地进攻时,即在原地抵抗消灭之”。事后,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参谋蒋达文对我说:“一·二八之夜,龙华警备司令室内,有三位长官,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连余共四人。1时15分^②,

^① 陈铭枢,一·二八事变及其前后一个时期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副院长,京沪卫戍司令长官、行政院交通部部长等职,是十九路军的元老和政治领袖。——本书编者注。

^② 此系蒋达文1951年回忆稿所述时间,似为11时15分之误。——本书编者注。

余在司令室内接《大陆报》记者西人 George 紧急电话说：‘日寇现正由北四川路向闸北火车站方向前进。’立即报告三位长官，着余转知守军注意。20 分钟后，守军张君嵩团来电话说：‘来犯北火车站之敌已予以击溃，现正继续迎击中。’流血序幕正式开始。”

1932 年 1 月 28 日深夜 23 点 30 分，日军在闸北通天庵路，向我军翁照垣部不宣而战地发起袭击，十九路军迎头痛击，在激烈的巷战中揭开了一·二八抗战的战幕。当时蒋、蔡、戴三人立即电告军政部长何应钦，哪知得到的回电却是责难我军“违抗命令”。总指挥部即派蒋达文赶来南京向我汇报军事态势，他在汇报中说：“三位长官接到电报后，气得一言不发。”因我业已收到他们三人发来的急电，听他说完，即发回电。我记得回电的大意是：把我们十九路军将士的鲜血洒在黄浦江头，结束我们的光荣历史，我即来沪与袍泽共同赴难，云云。

原来前几天，蒋介石与汪精卫相继回到南京，就在抗战爆发前的数小时，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会上议决，汪精卫继孙科任行政院长，孙科改任立法院院长，这便是史称的“蒋汪合流”。我借口战事紧急，愤而退席，连夜赶回上海，与十九路军同赴国难。

淞沪抗战发生后，南京中央政府异常混乱。蒋介石曾发过一个通电，被迫承认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是“忠勇自为”的行动，并说他“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等一派鬼话。第二天下午，在蒋、汪共同主持下，又召开了一次中常会，匆匆作出两个决议案：1. 政府迁都洛阳；2. 在国民政府下设立军事委员会，推荐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为委员，行政院长、参谋总长、军政部长和训练总监为军事委员会当然委员；并指定蒋中正、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陈济棠为常务委员；李济深以训练总监为当然委员兼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一个多月后，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经汪精卫提议，推荐蒋中正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推荐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常务委员（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同时决定，何应钦、罗文干（外交部部长）同我留守南京，负责对日本的军事、外交及首都治安事宜。

设立京沪卫戍长官公署，原系作为粤方代表入京开会的条件和保证，孙科在“宁粤合作”时出任行政院长后，本已失去存在意义，蒋、汪回到南京后，眼看就要被裁撤了，只因十九路军已在上海同日军开了战，才被蒋、汪保留下来。按规定，南京所有的宪、警都归我节制，可实际上并不听从我的指挥。如当时平津南下请愿抗战的学生大部分被押送过江，少数学生被首都宪兵司令部扣留关押，有人向

我反映时我才知道,我马上派员持公署的公函前往交涉,才将学生释放出来。

烟霞洞会议后,蒋介石入京的那一天,我到中央军校去见他,他装模作样而又十分阴险地说:“陈长官,我是在野之身,只有听你的了,你怎样处置我呢?”我听出了他的话中之话,意思是:我现在就要上台了,你能把我怎样?我就要对你不起。于是我急忙回答说:“你还是中央三常委之一,我仍是听你指挥的。”说完,彼此沉默下来,无法继续谈下去,我只好告退。

在那几天,中央党部和政府(行政院)的各项会议,我虽然照常出席,显然没有前一个时期活跃,担子也轻了许多,不必再为孙科政府去自找麻烦了。会外的活动是常与冯玉祥、李济深接触,每当谈起救亡大计时,彼此的意见都基本一致,为后来的合作反蒋、坚持抗战奠定了友谊和基础。

蒋汪合流后,我的心情是极其沉重的。政治环境对我来说更是十分恶劣,要不是有十九路军三万余将士掌握在我的手中,我随时都会步邓演达的后尘。我之所以能保住一条命,还由于淞沪抗战打乱了蒋介石重新上台的内外政策部署。在政府决定迁都洛阳时,蒋介石乘机重新控制了国民党中央,我因此也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一职。

我当时的沉重心情,绝不是一种多余的担心。一·二八事变发生的前四天,表面上业已下野的蒋介石,委派杜月笙和史量才通过张静江对蔡廷锴说:“上海日军处处挑衅。若不善于应付,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谅中央意旨,最好将部队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发生冲突。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对蒋的旧称)。”蔡廷锴当即予以严词拒绝。蒋介石获悉后,立即密令南京宪兵第十六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接替闸北翁照垣部的防务。蔡廷锴严令翁照垣拒绝交防。当蒋介石随同政府在逃往洛阳之前,又特别把何应钦留在南京执行其军事上的不抵抗政策,留下罗文干来办理其投降外交。当十九路军奋力抵抗日军坦克、装甲车和飞机的连续进攻,迫切需要平射炮和高射炮的支援时,虽经一再呼吁请领,可军政部始终不发一枪一弹,甚至还通令各部队说:“十九路军有3师16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因而当时驻在淞沪战地周围的蒋介石控制下的60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坐视我军孤军苦斗,不予支援。更令人痛恨的是,留驻上海的国民党海军,不但不给十九路军以任何援助,反而与日本海军当局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真是既可卑又可恨!

二 蒋介石破坏抗战

淞沪开战后仅仅十几天，日军在我十九路军将士几次反击均大获全胜的军事态势中，为等待增援，曾多次要求停火，并被迫三次易帅。2月10日，日本派他们的正规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率部到沪后，何应钦恐慌万状，急派军政部次长陈仪、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为代表，于2月13日抵沪，与美、英、日等领事磋商和谈。我看透了这种丧权辱国的行为，发了“真”电致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和各师、旅长，说：“本军为着精神、道德、正义、公理、光荣、自由而抵抗暴日，其价值是绝对的、永久的，吾侪必须贯彻全军牺牲之初心，以完成民族命运所寄托之使命。”又说：“本军抗战十余日来，所表现之忠烈神勇，虽足昭示中外，然尚未至全军决战之期。大敌不惧，失败非辱。”最后说：“近日颇有人发议，不忍本军牺牲，无以为继，亟欲设法避免再战，枢极不谓然。故略申前义，以勸兄等，愿共勉之。”在他们出发之前的2月12日，又特地给蒋、蔡、戴发去份密电，中有“达天（即王俊）和议，诚属徒然。……民族生机，只有不计死亡，持久抵抗。‘真’电之意，当可了然，望兄等坚决到底，不为任何当局所动摇”等语。蒋介石在我军中有特务，此电内情哪能瞒得过他。

在此之前，我在南京萨家湾交通部长官邸还接见了前来请求参战的宋希濂部的一批黄埔青年军官，并收到由孙元良领衔3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到上海支援十九路军。许多人还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地说，如达不到目的就要死在我的面前。我很感激地对他们说：“我代表十九路军欢迎你们前去共同对敌，我负责向你们的上级讲话。”他们辞去后，我立即给何应钦打电话，也曾同何应钦当面谈过上述情况。后来，他们所属的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在张治中的率领下，于2月9、10日两天开到上海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既有重大的牺牲，也有重大的战绩，因而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说：“前方两军——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协同作战，情同手足，亲如一军”云云，这又触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开战后约一个星期，一天，冯玉祥、李济深看到十九路军孤军奋战，很难持久，便约同汪精卫到浦镇找我去同何应钦商谈增援问题。商谈中，何也承认“上海一隅，不仅为中国抗战的成败之所系，亦为世界视听之所系，要十九路军固守原防”。但对于援军问题，则以“开赴不及”为辞，不了了之。没过几天，蒋介石亲自出马，找我同何应钦、罗文干去商量，他说：“十九路军已经保持了十余日的胜利，能够